

最後一篇司令週記

· 蔡亞璇 ·



編按

「司令週記」為故總長沈上將任職空軍司令期間，每週在公務繁忙之餘，不曾間斷地在空軍軍種報《忠勇報》親自撰寫之專欄，共計一百六十篇文章，有談個人品德修為、領導統御、團隊榮譽，有介紹新穎的管理學理論與應用方法，也有取材歷史的雋永故事，這一篇篇文章就像是一封封寫給「空軍夥伴們」的書信。

故總長沈上將沒有辦法接觸到每一位官兵同仁，因此透過「司令週記」，把他的指導方針、人生體驗、處事心得、期許關愛，傳達給同穿藍制

服的空軍人。

每篇結語都是故總長沈上將的殷叮囑，對所有空軍人而言，故總長沈上將不只是總長、司令，更像是一位父親、一位老師、一位益友。

面對故總長沈上將的驟逝，全軍同仁們無不掩面啜泣，悽惻哀慟；但悲痛之餘，請翻開並牢記、力行司令親撰於民國一〇七年二月份第四週最後一篇的「司令週記」：

「空軍戰力的發揮，需要靠全體官兵共同努力才能達成，所以每位同仁在團隊裡，都是非常重要的成員，因此我們要肯定自己，看重自己，並要求自己具備『職人精神』。

希望同仁們體認到我們對捍衛臺海領空、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性，這也是我們引以為榮、為傲的軍人使命。」

關於平行時空、關於多元宇宙，在現實的世界裡，也許有人相信、可能有人存疑，但有些時候，你會希望有多元宇宙，在另一個宇宙裡，他們會平安落地、他們會一如往昔地與官

兵握手寒暄然後頒發年前加菜金，然後也許在下一週莒光園地的新聞剪影裡，大家依舊能看見畫面中他探望官兵的溫暖熱情，並在畫面中充斥著熟悉的爽朗笑聲，一如既往，接著也許螢光幕前的同仁們會帶點些許不耐地覺得：「又年節探望了、又要過年了，真是老樣子！」，然後，然後。

還記得，下部隊一年半後，就被調到司令部工作了，從以前，無論是從《莒光園地》的任何報導、《忠勇報》上的哪個欄位，總能見到那像是輕輕揉散在空氣中、雲層裡的陽光，溫暖和煦且柔柔環抱，那正是您的笑容。接著透過許多，「族繁不及備載」一般對您的評價和輿論，間接瞭解了您的平易近人與照顧部屬，之類等等，沒來由的竟總愛開玩笑說著：「我是一鳴葛格的粉絲！」

曾經耳聞，您是一個多麼沒有官架子的長官，若沒有行程，您總愛在晚餐時刻到部內的餐廳用餐，然後為了真正地「知官識兵」，您會端著餐盤，特地走到哪個士官或士兵（對，真的特別是士官與士兵，而非軍官）附近而坐，然後會先關心他的名字、部內服務的組別單位，相關背景等等，接著是一些東南西北不那麼拘束、不那樣官腔的閒聊，只為了能利用晚

餐那麼一點點的時間，在您的繁忙公務之餘、在您批閱無數件公文之後，能盡自己能力地，好好去瞭解一個官兵，也許更能說是一個「家人」。

後來的那一天，踏進餐廳打好餐盤的我，眼光四處投望，竟見著您附近周遭的位置有許多空位，我就一股腦地端著餐盤走向您身旁，問：「司令，請問我能坐在您旁邊嗎？」

當時恰逢P-30成軍將近，您和我一同聊著這是多麼重要及感動的時刻、聊著空軍海軍成一家、聊著那些後來我沒那麼仔細聽著，卻如同春天的風溫柔撫過耳際的字字句句，這一天，太值得太值得。

這是我與您最靠近的距離，也是我從來不曾有絲毫記憶斑駁的時刻。

我更記得，後來您將要升任副部長、離開司令部之際，「離別」前還逐樓層握手道別，那一刻，相信每一個人都是既不捨卻又欣慰、欣喜的，因為您的努力終被看見、您的付出終應許更寬廣遼闊的視野，所以我們捨不得，卻滿是祝福的投向您。

又更後來，您授任為參謀總長，我深深相信每一個認識您的官兵，無論軍種、不管職位階級、更遑論性別，對於您的被提升，肯定只有那一句：「終於啊！是他應得的。」

於是您帶著您「本該為」的耀眼光芒，持續溫柔卻燦爛地用您的光芒，在引領著更遼闊的視野與道路、照亮並滋潤更多黑暗荒蕪與乾涸，那樣的光，誰不心隨？

也許天妒英才，也許上天將派賦您比「行在地上」更重責大任的使命，民國一〇九年一月二日，您於年前慰問的行程中，墜機罹難了。也許起先基於國防考量、也許是媒體因素，中午以前的新聞是令人不那麼擔心的「已尋獲，並送往三總治療」，相信這個國家的誰都是在當下鬆了多大口氣；怎料，下午消息急起直下，竟有八人罹難而您在其中，看見這一行行緊急特報標題的我還是調整了呼吸，搜尋著更多家媒體的信息，直至我看見「空軍司令部證實……」這七個可謂「難以承受之痛」的新聞標題，我崩潰大哭。

我在想，如果要用這種方式，才能讓這個國家的人們記得您，那這般的方式，真的太痛了。

您是國家最沈痛的一道傷口，這道傷口用了令人難以想像的力道，劃傷了國家的容顏、割破了英挺的軍服，更深地刺進了空軍的心裡。老掉牙地說著：「飛行員需要的不是一個好的心臟，而是一顆高貴的心。」我

們誰都明白，被深深刺出傷口的地方，終會癒合、終會結痂，然而您用這樣的痛楚，讓我們看見屬於空軍的「高貴」，這樣的代價，好大好大，好大。

「文茜的世界周報」裡說：「您的軀體瞬間不幸墜落山谷，但您們在這個價值混亂的時代，豎立了真正的典範，您們代表的才是臺灣永恆的標竿！」您真的當之，完全無愧。

親愛的您、敬愛的總長，您現在好嗎？會不會您仍會不捨但挺直了腰桿地說著：「『去了，不一定回來。』在我軍校時代踏上飛機的那一刻起早便明白。」會不會您仍如同在空軍司令時期，想用您專有的「司令週記」小故事，來告訴我們什麼？如果是，您是不是太過認真地，用了自己的生命，寫下了「司令週記」的最後一篇故事，那麼您要傳達的，是什麼呢？

噓！先不要太輕易說出口，這次就讓全國人民、全體國軍用往後幾十年、甚至百年的年年歲歲，來領悟您的最後一個道理，好嗎？

走過「〇一〇二」，我大空軍的飛行員終要擦乾眼淚，繼續起飛落地，如果在爬升之後他們瞧見了潔白的雲後有和煦的陽光，我知道那是您一直都在，對吧？